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理论

(2)

蒋风 主编



NLIC 2970699158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理 论



NLIC 2970699158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2/蒋风主编·一太原:希望出版社,
1988.11(2009.9重印)

ISBN 978-7-5379-0346-2

I. 中… II. 蒋…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
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儿童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
国 IV.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78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二)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蒋 风	承印: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陈 炜	开本:787×1092 1/16
整体设计: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165×230
出版发行:希望出版社	字数:641 千字
社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45
邮政编码:030012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2 版
电话传真: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s.com	ISBN 978-7-5379-0346-2
E-mail:xwcbs@vip.sina.com	定价:100.00 元

目 录

《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	叶君健 / 001
教育儿童的文学	鲁 兵 / 008
漫谈儿童诗	柯 岩 / 028
童话创作面临着重大的历史任务	贺 宜 / 034
北京书简	谢冕 / 045
漫谈美术电影剧本的特点	松 林 / 052
略谈西方现代儿童文学	王逢振 / 058
从《小兵张嘎》谈起	徐光耀 / 071
沁人心脾的三月雪	魏同贤 / 077
用无邪的童心歌唱	汪习麟 / 084
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	何 紫 / 091
《中国现代寓言集锦》前言	金 江 / 103
试论巴金的创作思想和他的童话	张香还 / 110
鲁迅对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	蒋 风 / 123
民间童话之谜	刘守华 / 138
导思·染情·益智·添趣	刘厚明 / 152
儿童文学正在走向繁荣	樊发稼 / 159
论儿童文学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钱光培 / 165
谈民间传统儿歌的艺术特色和技巧	李岳南 / 173

儿童诗的写作	金 波 / 181
“童心”浅论	黄河涛 / 204
儿童文学的报春燕	周 晓 / 221
漫谈儿童散文	谢冕 / 234
春颂	孙幼正 / 253
少年主人公的文学	莽永彬 / 263
茅盾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金燕玉 / 273
试谈儿童文学特点的几个问题	陈子君 / 285
儿童文学的趣味性	蒋 风 / 306
论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	王泉根 / 317
从安徒生的性格特点看他的童话创作	浦漫汀 / 334
金波的世界	柯 岩 / 339
让生活扑进童话	陈丹燕 / 355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现状和我们的紧迫任务	陈子君 / 368
走自己的路	浦漫汀 / 376
坚持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贺 嘉 / 387
列夫·托尔斯泰和儿童文学	韦 苇 / 393
新鲜·亲切·多样·有趣	刘崇善 / 402
童话中的扁形和圆形人物	陈道林 / 406
生活的彩链	晓 石 / 417
谈儿童小说的乡土味	张锦江 / 426
儿童文学与时代激情	周 晓 / 434
儿童文学的民族特点	张锦贻 / 440
儿童小说的典范	叶 德 / 447
略论近年来动物小说创作	高洪波 / 455
文学,在人之初	黄云生 / 468
独特的艺术世界	汤 锐 / 480
试论寓言人物形象的塑造	楼飞甫 / 496
历史是一面镜子	汤 锐 / 504
幼儿读物侧面谈	鲁 兵 / 521
儿童文学——童心驰骋的自由王国	杨实诚 / 528
论少年小说与少年性心理	朱自强 / 538
一组少年小说引起的思索	梅 沙 / 554

谈诗的音乐美	圣 野 / 561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	陈 模 / 568
绞架下的世界和秋千上的梦	张 擎 / 580
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	方卫平 / 594
中西童话类型的演变	周小波 / 609
在运动中产生美	孙建江 / 621
耕耘和收获之间的思索	章 柯 / 633
论郑振铎的儿童文学思想	陈福康 / 645
儿童短篇小说艺术走向管窥	彭斯远 / 657
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	班 马 / 663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	樊发稼 / 688
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	束沛德 / 696
儿童文学观念的更新	曹文轩 / 703
儿童小说实际上 是少年小说	梅子涵 / 710

《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

叶君健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入口处的海面上，有一座铜像冒出水面。它告诉人们这就是丹麦，因为它是丹麦的一个象征。但它既不代表丹麦的开国元勋，也不代表丹麦某一个王朝的杰出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坐在一块石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大海。她在沉思什么呢？谁也猜不出来。也没有人能叫出她的名字。她没有腿，只有一条鱼尾。原来她是人鱼——“海的女儿”，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一篇童话中的主人公。

“海的女儿”生活在海里。她可以在那深蓝色的海底世界自由自在地度过三百年的岁月，然后化为泡沫，结束她无忧无虑的一生。她的寿命比人类长好几倍，但她却是一个低级生物，没有人类所特有的那种“不灭的灵魂”。为了获得这个灵魂，进入生命的较高级的境界，她放弃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忍受着她把她的鱼尾换成一双美丽的人腿后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热恋一个人间的王子，希望通过和他的爱情能分得一份人类的灵魂。但这个王子最后同一个人间的女子结了婚。她的希望破灭了。如果她想回复成为“海的女儿”，继续度过她那无忧无虑的三百年的岁月，她得在那王子结婚的早上，用尖刀刺进他的胸腔，让他的热血流到她的脚上，这时她的双腿就可以回复成鱼尾，使她能再度回到她的海底世界，回到她的家人中去。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自己投进海里，化为泡沫。

“海的女儿”对高级生命的追求，她的坚强毅力和牺牲精神，打动

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心。丹麦人为了使她永垂不朽,特为她在他们首都的入口处立了一座铜像。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的一个评价。

童话是安徒生的主要创作。在他开始写童话的时候,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段话也说明了安徒生的童话的特点,他的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不只是写给他们读,同时还要让在他们旁边听的父母也“想想”。这也就是说,他写童话不仅是为了要教育孩子,而且为了要教育他们的父母——成年人。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现在爱艺术,是因为艺术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写童话也是一种艺术,它“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教育人民。

安徒生的童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和过去的童话作家不同,他的童话不是一般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转述,以“有趣”和“惊险动人”的题材为主,偶尔也夹杂一些劝善惩恶和类似因果报应一类的宗教教义。他的童话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充满了他对于人类美好未来所作的想象和愿望。他热爱“人”,当然也热爱“人”的生活。在上述的《海的女儿》那篇童话中,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

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和《拇指姑娘》中的拇指姑娘,包括“海的女儿”,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都是他理想中的“人”的缩影。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一定能走向光明,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正因为他热爱“人”和相信人类美好的未来,他才憎恨人间的黑暗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贪婪、愚蠢、虚荣、骄傲……。对于这种现象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予以批评。但对于统治阶级,那他就不只是批评了。对他们的愚蠢和挥霍,他总是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皇帝的新装》和《豌豆上的公主》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把他们的丑态和荒唐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他所用的语言又是那

么生动、辛辣和有风趣！

安徒生所用的语言的确也是别具一格。它是来源于人民生活，但是经过他的提炼，又比生活更高，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的智慧、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如在他最早所写的第一篇童话《打火匣》里，他用这样的句子概括一个皇后的形象：“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她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所谓“别的事情”就是耍点小心眼，还不至于是一个完全愚蠢的废物。同样，在他写的第二篇童话《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里，当一个农人背着一袋子重东西，路过一个教堂时，他看见人们正在做礼拜，便把袋子放下来，也进去坐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现在背起它（袋子）是多么轻啊！不错，这是我刚才听了一首圣诗的缘故。”简单两句话，就把做礼拜的虚伪性暴露出来了，但这话是说得那么含蓄和自然，它在揭露了宗教的实质的同时，还使人感到非常有风趣。

但他毕竟是在写“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这种充满了浓厚人民生活气息的语言还必须与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祖母》这篇故事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下来以前早就是活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句子是多么平凡，多么天真！但是却是那么逼真和有风趣，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它幼稚。同样，在《恋人》这篇童话里，当一个陀螺吹嘘他的出身“高贵”，说什么他“是桃花心木做的”和“由市长亲手车出来的”时候，他的恋人——一个球儿——表示怀疑，于是他就这样发誓：“如果我撒谎，那么愿上帝不叫人来抽我！”被人来抽，对他说来就是最大的光荣。我们可以想象，小读者读到这样的句子时，该会感到多么生动和逼真！他们会觉得，这才是他们——儿童——自己的文学作品。当然，成年人也不会认为这只是专为儿童们写的语言，他们对这样的语言也会高度地欣赏。

这一切都说明，安徒生对生活的体验是多么深和对生活的观察又是多么锐敏。这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 1805 年出生于丹麦中部一个叫做富恩岛上的奥登塞镇。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从他的童年时代起，他就饱尝了生活的苦难。那时正是拿破仑在欧洲掀起一系列战争的年代。丹麦是站在拿破仑的一边，成了交战国。战争的负担很重，而且这负担是转嫁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一天一天地变得

穷困。安徒生的父亲生活无着,不得不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去当一名雇佣兵。两年后,他因为身体不支而退伍,很快就死去了。母亲只得替人洗衣度日,祖母则靠讨乞为生。安徒生儿时和少年时代就一直是在饥饿中打滚。他实际上没有童年——这也是他后来决心为孩子们写童话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他谈不上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对生活的体会是那么深,他竟想登上舞台,表演人生。具体地说,他很早就想当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十四岁时就只身奔赴京城哥本哈根。他最初是想找机会学习,当一个芭蕾舞演员,但是饥饿和贫困已经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形不够条件。他剩下的只有一个好的声音,因此他又想当一个歌剧演员,但由于一场严重的感冒,他的声音忽然变质了,他的这种追求又失败了。不过他在这追求中所表现的毅力和决心却打动了一些艺术家的心。他们集资帮助他上学校,因为不管当哪一种的艺术家,没有文化总是不行的。尽管学校的课程及教学的方式并不使他感到兴趣,但他在学校中究竟可以接触到书本。他利用学校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丹麦和世界的文学名著,这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安徒生到了十七岁的时候,他决定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人生。于是他也就真的开始写起文学创作来了。他写剧本,写散文,写诗,写游记,写长篇小说。他的一部名叫《即兴诗人》的长篇小说,甚至还成为一部畅销书。这是1835年以前的事。就在这年元旦,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要开始写为孩子们看的童话,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的童话创作时说:“这才是我的不朽的工作呢!”那时他刚刚满三十岁。从这时开始他把他全部的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这“未来的一代”。他过去在生活中所受的折磨,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各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失败,看来全都是为他这“不朽的工作”作准备。他对这工作非常勤奋。从此每年圣诞节他总要出一本童话集,献给他的小读者。圣诞节在欧洲是孩子们的节日。他选择这个节日出版他的童话创作,也说明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是严肃认真地要争取这“未来的一代”。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1873年——为止,他没有停止过童话创作。他一共发表了一百

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

他的童话创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童话,也就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在1835年到1845年这十年间写成的,也就是他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写成的。一般小读者所爱读的故事,如《小意达的花儿》、《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夜莺》和《丑小鸭》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想象丰富、故事生动、语言活泼、诗意图浓,最能代表他写童话创作的艺术,也是他在童话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1845年以后他开始写一种“新的童话”。所谓“新”,其实倒似乎有些“旧”。他减少了他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而用比较直截了当的手法描写现实的生活,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子》和《母亲的故事》等就是这类的作品。到了1852年,他干脆把他新的创作命名为“故事”。《柳树下的梦》、《他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和《园丁和主人》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更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述,但它们又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因为它们仍然保持有某些童话的特色和幻想。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作品的调子是低沉的、忧郁的。

他的这种发展说明,他越深入地描写生活,他就越感到苦闷。重重的矛盾纷纷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无法解决。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乐观情绪,那种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不过是一种“幻想”。当然,这种感觉也有它的社会根源,并不是他一时的感情波动。

丹麦在拿破仑倒台后,也成了一个战败国。它失去了广大的领土,耗尽了所有的钱财,银行倒闭,它曾经一度在战争初期利用“中立”的地位而发展起来的农业和小型工业,也全部破产,国内的两极分化在急速加剧。虽然在安徒生开始写“新的童话”的时候起,丹麦的纸币已经开始能兑现,国内经济也有逐步恢复的希望,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他们贫困化的过程更是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在上升的路上迈步。这个阶级,在他们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比起封建统治阶级来,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但它既然是在上升,当然也就显不出它灭亡的征兆。虽然《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就已经发表,安徒生显然还没有看到它,所以更谈不

上理解无产阶级的理论。他看不出人民将会从剥削和压迫中得到解放的远景。

可是他又热情地盼望人民能过幸福的生活,一个光明正义的社会能在人间出现。他在现实的生活中既找不出满足这个愿望的线索,那他就只有求助于“上帝”了。所以“上帝”就在他的作品中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当然,他的上帝不是教会中的上帝——这一点从他刻画的那些在人世间宣传“上帝”的“福音”的牧师的形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上帝是“爱”和“正义”的化身。人间的矛盾、困难和不平,只要提到上帝那里他认为就可以得到解决。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那个小女孩,当有钱人在欢度除夕时,她却在大雪纷飞的街头冻得要死。这时安徒生让她亲爱的祖母到来,把她迎接到了上帝那儿去,也欢度一个快乐的除夕。但事实证明,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到底还是在街头的墙脚边冻死了。安徒生本人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是安徒生的苦恼。这种苦恼给他后半期的童话作品带来一种沉郁和消极的气氛。这是他的时代给他所造成的局限性。排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童话创作中吸取一定的营养。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文风,在今天对我们说来,仍能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这个全集里的童话和故事,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旅欧期间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译出的——有不少就是在丹麦过冬的时候译的。那时欧洲战后萧条,许多国家都为粮食和副食品短缺所困。只有丹麦的农业恢复较快,这方面的情况较好。热情好客的丹麦朋友曾多次约我到他们的国家去过冬。北欧在冬天天黑得早,夜非常静。特别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家家户户窗上都挂着人工制作的星星,在夜色中发出闪亮,普遍呈现出一种童话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觉得再好莫过于把这幽静的夜花在翻译安徒生的童话上面了。我国解放后,由于我未能把这些童话译全,我又把未译出的部分都一一补齐,最后参照丹麦安徒生博物馆出的、由该馆馆长拉尔生(Svend Larsen)编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H. C. Andersen: Eventyrog Historier)1949年版全

部作了一次校正。这是一个在目前最完全的丹麦文本子。

根据安徒生自己的解释,Eventyr这个字在丹麦文里是指童话和富于幻想的故事。至于 Historie(复数为 Historier)则是指简单朴素的故事,这个全集包括安徒生在这方面所发表过的全部作品。

在丹麦文里,名词分为“中性”和“共性”两种。“共性”包括男女两性,代名词是 den。所以在叙述动物和无生命的东西的时候,我遵照原文一律把代名词 den 译成“它”,而不再额外用“牠”来做进一步的区别——事实上,“它”和“牠”在中文里念起来也都是一样的。当然,代表人和特别人格化了的动物或物件则用“他”或“她”。

童话的次序基本上是按照原作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译文中我还加了一些注释。做这些注释的时候,我参考了夏娃—玛莉亚·布里姆(Eva-Maria Blhlm)译的德文全集本(莱比锡 Dieterieh'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版)、P. G. 拉·歇兹奈(P. G. La Chesnais)译的法文全集本(巴黎 Mercure deFrance 版)和丹麦出版的一些有关参考书。

全集中安徒生早期童话的木刻插图,是根据安徒生同时代的一个画家比得生(Vilhelm Pedersen)的画稿刻的。这些画稿现在都保存在安徒生博物馆内。当初出版家只刻出一部分作为插图。现在的丹麦文全集本则复制了木刻的原画稿,作为补充。安徒生中年以后所写童话,就再没有比得生的插图——可能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全集从第八分册以后所有的插图是出自另一个画家洛伦兹·佛罗里西(Lorenz Frolieh)的手笔。最后的一个分册《幸运的贝儿》,则是由丹麦近代画家赫路夫·演生尼乌斯(Herluf Jensenius)插图的。在全集的插图中我还增加了一些我从其他本子中选来的作品,但为数不是太多。

(选自《安徒生童话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3 年 6 月版)

教育儿童的文学

鲁 兵

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跨进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儿童文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出最大努力,这就是为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一代、造就四个现代化的生力军作出最大的努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儿童教育所应突出的是科学、民主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这三个内容。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我们一向重视,而且卓有成效。我们都能想起1963年学习雷锋,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儿童中间,都出现了很好的风尚。可是这一教育中断了十年,共产主义的风尚在很大一批人,包括很大一批青少年中间,被贪图安逸、追求享受、讲究实惠、自私自利,以至尔虞我诈、为非作歹所代替。社会上的恶习影响了儿童,儿童带着这些恶习长大,又影响了社会。这是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内伤。今天,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已成为实现安定团结、促进“四化”建设的一个先行的任务。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六十年过去了,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林彪、“四人帮”得以推行现代迷信,实行政治的和文化的专制主义的社会根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略去民主革命所应完成的科学和民主的任务,就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像《百喻经》里的一个故事所说的,建造没有一层二层的三层楼。

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学教育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重视,许多科技工作者、科普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共同垦殖了荒芜十年之久的科学文艺这个园地,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受到儿童的欢迎。这些作品给儿童介绍了广泛的知识,激发了儿童学习科学的热情、献身科学的志气,同时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影响他们。现在已有《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和《少年科学画报》三个刊物,许多省市的出版社规划出版适合各个年龄阶段儿童阅读的知识丛书、知识画库,这是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

民主教育,在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还没有明显的反应。写学校生活,特别是写少先队生活的小说和诗歌很少很少。少先队是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组织,这种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让儿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接受民主精神的熏陶,让他们从小学习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解决自己学习和生活中问题,关心集体,尊重群众,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大胆创造。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必不可少的。少先队组织恢复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展了丰富多彩生龙活虎的活动。儿童文学作者到学校里去,到儿童中去,写新一代的实际生活,塑造新一代的典型形象,这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迫切任务。

下面,我来谈谈儿童文学的题材问题。

儿童文学的题材十分广阔,这是不待说的。那么是否一切题材都能为儿童文学所用呢?儿童文学在题材上是否有所选择,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呢?我以为,回答是肯定的。选择的依据就是儿童的年龄特点。社会生活错综复杂,讲给儿童听,他们或者一知半解,或者茫然不知所云。这类“对牛弹琴”的笑话,在“四人帮”横行时就闹了不少,给幼儿园的孩子讲“法家”故事就是一例。

我们都知道《诚实的列宁》这个有名的故事,幼儿园的孩子听得懂,喜欢听,因为这个故事里所讲的,就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所遇到的事情。他们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从幼年的列宁那里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将《列宁在十月》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要求他们了解这个故事的深刻内容,这显然就办不到了。我们必须从

实际出发,从儿童年龄特点这个实际出发,来选择写作的题材。同时,还必须从儿童年龄特点这个实际出发,来考虑同一题材的选材角度。

在儿童文学的题材问题上,曾经讨论过着重写儿童生活,还是着重写工农兵生活的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写工农兵的方向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的方向,儿童文学如果不是着重写工农兵生活和斗争,也就很难体现这一方向。

在学术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见解,开展讨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讨论,未能展开,而且被压制下去了。有人说:主张儿童文学着重反映儿童生活是什么“儿童文学特殊论”,是什么“排斥工农兵”,“背离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儿童文学是文学,因此,它必须服从文学的党性原则,同时,还必须恪守文学自身的一般规律。这是共性。但是,它之所以称为儿童文学,就必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正像儿童和成人一样有鼻子有眼,可是儿童的身材、体力、智力、心理,又有别于成人。说有特殊性,就是什么“特殊论”,真是荒谬绝伦。“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分管文教的余党公然宣称:凡是儿童在看的电影,也就同时是儿童电影。于是将他自己插手炮制的毒草《春苗》硬塞进儿童电影周。按照他的说法,儿童看了《红岩》、《林海雪原》、《水浒》,这些作品也都同时是儿童小说了。这不仅否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而且否定了儿童文学的存在。“四人帮”抹煞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或者叫做儿童文学的特点,是有其险恶用心的。因为这一来,什么“尊法反儒”的题材,什么“反复辟”、“反倒退”、“反回潮”的题材,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题材,以至什么“斗大走资派”的题材,就可以通行无阻地涌进儿童文学,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在“四人帮”的控制下,不是就有大批的这类所谓儿童文学作品出笼吗?

说儿童文学着重写儿童生活就是排斥工农兵,这是莫须有的。既然说的是“着重”,也就说不上“排斥”。儿童文学需要写工农兵,需要写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以他们的形象去教育儿童。过去就出版过许多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比较而言,写兵的更多。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完全写的是兵,如《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有的写的是工农兵,其中

也出现儿童形象,如《雷锋的故事》、《铁路老工人》。这些作品是否称得上儿童文学,关键在于它们是否具备儿童文学的特点。如果具备这种特点,那么就是当之无愧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相反,不具备这种特点,那么即使写的是儿童,也称不上是儿童文学作品。林黛玉进荣国府的时候才十三四岁,宝玉比她大一岁,如果生在现在,都在戴红领巾的年龄阶段。大概不会有人把《红楼梦》写宝玉黛玉之间的关系的章节,看作是儿童文学的。

我们再来看看反映儿童生活的,也就是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否排斥了工农兵呢?我们知道,儿童是社会的儿童,他们生活在成人中间,而且是在成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的。在家有父母,在校有师长,他们还接触到社会上的许多人。我们说的这个“成人”,在我们社会,最大多数是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因此,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完全不写到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指出大批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来,它们不但同时写了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而且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总是居于教育者的地位。在教育者中排斥知识分子,这是荒唐的。对儿童来说,天天接触的教育者是教师和少先队的辅导员。他们阅读文学作品也是在接受教育,所以作家当然也是教育者。他们和科学家见面,这时候,科学家的工作对象不是科研项目,而是儿童,教育儿童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所以科学家也是教育者。儿童出版社、儿童报刊的编辑,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少年宫和儿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儿童的教育者,都是“园丁”。

“篡改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个罪名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不值一驳。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理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实质就在于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终究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如果单单从作品写什么人来判断作品为什么人,那么某些文艺现象就是不可理解的了。比如文艺有暴露敌人的任务,以敌人为主人公,甚至全场只见群魔乱舞的作品,也是应当允许存在的。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这样的作品呢?按照“四人帮”那个怪论:为什么人就只能写什么人,写什么人也就是为什么人,那么现在一些揭批“四人帮”的漫画和相声,岂非成了为“四人帮”服务的文艺了吗?装腔作势、